

我眼中的曹鼎先生

□中文系91级学生 刘耀辉

曹鼎先生是我二十年前在中文系读书时的授业老师，又是当时中文系的掌门人。毕业十几年后，阴差阳错，我作为一名学习并不优秀的学生再次踏入中文系的门槛，这次却改头换面，忝列为一名教师，这样以来先生又成了我崇敬的学界前辈。二十年来，我曾多次耳闻目睹了先生在治学、管理、处世等方面所创下的高标，先生的许多嘉言懿行让我辈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尽管这样，笔者不揣浅陋，仍愿意挂一漏万地描述一下我对先生的点滴感受，看看我眼中的先生到底是什么样的？

◎温润如玉 谦谦长者

第一次见曹先生是在新生见面会，那次见面会使我初步领略了曹先生温润如玉的性格和得体的辞令。见面会上，先生用他那简洁、准确、幽默而又不失庄重的语言逐个介绍了各位老教师的大名和本业专长，让我对老教授们顿生敬意，巴不得马上听到老教授们的精彩授课。可是轮到先生对年轻教师的介绍时，则更让我称奇。先生在介绍三位年轻老师毕业的院校、学历时，尤其强调了他们“学士学位”的头衔。当时在我看来，先生的讲话有点故弄玄虚、画蛇添足，心想“学

士”学位有何称道的。但今天看来那是先生别具匠心所在。一则在这样的场合，强调学位，标明了我们高校是做学问的地方，理应将学位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二则我明白了先生这样的介绍真正用意在于对三位年轻老师的充分尊重和激励。尽管事情很小，小的近乎微不足道，但正是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却更能彰显先生那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先生永远是平视看人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是先生众多弟子中的一员，而且是极为普通的一员，既没当过班干

部、学生会干部，学习成绩更是乏善可陈。我想我与先生的交往多半来自地缘的优势。每次见面，我执弟子礼，先生总是用真诚、平等的话语同我交流，有时抚摸着我的肩膀，让我在“大人物”面前毫无距离感，更无威压感，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因为先生并不准确知道我的名字，充其量知晓我曾经是他的学生。而先生却以这样的长者风范、谦卑的姿态对待一个不知姓名的普通学生，相信有其他很多与先生交往的人会有同样的感觉。



◎风趣幽默，真诚拙朴

先生的可爱之处，在于他的风趣幽默和惯用的自嘲。关于先生的趣事很多，我只转叙一件。先生一次急急忙忙骑着他的“乌龙驹”——一辆有近二十年左右历史的老式自行车——赶往学校。由于学校地偏、路窄、道不平，且先生常以笔挺的腰板、目不斜视的骑车架势赶路，这次突然一不小心跌入小沟壕，先生翻身而起，幸哉身体无恙，然而不尽人意处是先生的高度近视镜的两片镜片破碎了，先生却“不以镜损，不以己悲”，拾起眼镜，依然戴上，扑打扑打身上的尘土，继续赶路。当先生来到系办公室，他用不失神秘的口吻

问同桌的张秘书，请张秘书打量打量他，看他今天与往常有何不一样的地方，张秘书睁大眼睛左看右看、上下打量，没有看出不一样，但却似乎也觉得先生有点不一样，但就是没有发现到底有何不一样。最后，先生指着自己的鼻梁说瞧瞧我的眼镜，是一副根本没有眼镜片的眼镜框，抖出包袱，先生颇为得意和欢快。张秘书定睛审视，不禁捧腹大笑，这样的场景可能是先生愿意看到的。

先生的教学说起来也挺有意思。我们的古代文学课的课程一般按照文学史的先后顺序来讲，一般按照先秦、两

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历史顺序来讲。先生是我们急于听讲的老师，可是根据课程的安排，他讲宋词只能排在后面了。好不容易等到先生授课讲宋词的时候，已接近专科两年的最后一个学期了，因课时的原因就很快收场了，真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现在我只能记住他讲授周邦彦、贺铸词时，他那充满愁绪的面容、哀怨的声调，真有婉约派词人的风致；讲宋词的背景时，更让我记住先生用形象而有味的语言说：“南宋大臣陆游背着年幼的皇帝扑通一声跳入大海，这样就结束了南宋王朝。”先生说这话的

幽默神态已深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让我常常思味历史原来这样叙述比板起面孔说教更有穿透力。至于先生上课的总体效果，实在让我真摸不着头脑。他在讲台上近于夸张的教态、绵而有味语言，特别是那“歪里吧唧”的板书，让我难以褒贬。我本想象先生的板书应该潇洒飘逸充满才子气，没想到那“形若蝌蚪”的小字体，让我“大失所望”，现在想起来，那是我的无知，今天如果仔细审视先生那拙朴的字形，你会发现字体中透着一份内敛、真气和别致，都说字如其人，一点儿也没错。

◎情系中文 勉励后学

一天笔者在系资料室看书，无意间看见桌上摆着厚厚的几摞书，而且每一本都用上等蜡光纸包裹。经询问，系资料室于老师告诉我，这是曹鼎主任前几天捐送到系里的书，尚未上架，需要一本本的拆封。我出于好奇帮着于老师把先生捐送的一本书拆开，每拆一本都费一定的气力，因为包扎的太严实了。我惊叹于先生的做事严谨认真程度和别致做法。要是一般人可能把几摞书草草打个捆送来即可，而先生却给每本书一个好的“嫁衣”。我想先生这样做的目的就是

唯恐这些心爱的书在新的“婆家”受到慢待，所以要用体面的形式“改嫁”。写到这里，我仿佛看到先生戴着深度眼镜，做着裁纸、折痕、包扎、齐缝、用胶水封口等一系列繁琐的“包书流程工艺”。试想这要花费先生多少心力啊！不过，这倒也符合先生那特有的做事风格。等我拆开部分书籍后，更让我惊讶的是，书都是一些上等的学术书籍，受专业有限，我至今只能记住所熟悉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几本学术经典著作，几位作者分别是谢冕、孙绍振、吴三元

等，这些人都是先生的同学至交，扉页上都写着赠送先生批评雅正的题款。可见这些著作很多都是先生老朋友的心力之作，先生不吝旧友的情分，而把书无私捐入系资料室，这是怎样的情怀和境界啊。我还同时看到先生为此事专门写给中文系姜主任的亲笔信。信大体内容是“小姜主任：您好！我这些书自己留存价值不大，不如放到系资料室，供老师借阅参考，发挥其更大的价值……”当然原话我已记不清了，但字里行间透着几分幽默、几分庄重、几分诙谐、几

分认真，更透露出先生对中文系绵绵的深情和厚意。退休这么多年先生仍然以特有的方式惦记着中文系的发展，可见先生的良苦用心了。

忆往昔，遥想先生作为一名北大才子，何等的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然而时代的风云际会使先生来到了我们德州，把德州作为他的第二故乡，扎根杏坛，滋兰树蕙，桃李飘香。如今，先生已进入了古稀之龄，仍然活的那么洒脱和率真，也真心祝愿先生身板更硬朗，精神更矍铄！